

# 沖州撞府在南洋： 1920 至 30 年代馬來亞曲演出與民間反應\*

張惠思\*

## 摘要

自 19 世紀末以降，大量華工湧入馬來亞，同時攜入傳統戲劇。戲曲在當時新馬各地華人圈子中，是夾雜在馬戲、西人雜技及其他多樣式與傾向的現代化娛樂類型如電影等的縫隙當中，依然承擔著家鄉記憶、酬神娛人等民間性功能。令人好奇的是在多語雜糅、有別于原鄉生活形態的馬來亞，戲曲的演出空間與形式是否有所改變？涉及哪些地方來的演員、他們的南洋的演出演出效應如何？民間華人社會的反應又是怎樣？本文是從馬來亞時期的報刊《新國民日報》中初步匯集 1920 至 1930 年代馬來亞的戲劇演出、演出場所的種類、戲曲所扮演的社會功能以及及戲劇在當時得到的民間反應。

【關鍵詞】馬來亞、戲曲、集體記憶、演出空間、南洋生活

---

\*此論文為馬來亞大學研究計劃子題編號 RP031C-16HNE 的部分成果。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

馬來西亞的前身是馬來亞。馬來亞的定義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政治與地理含義。在本文中，是指在 1946 年 4 月之前的西馬來西亞各州和新加坡。<sup>1</sup>1785 年，檳榔嶼的建立，在南洋歷史上完全是一個新的面貌，即華人初次把一個實際上無人居住的海島居住、發展，並繼而大量流入。繼而，1819 年新加坡建立，許多華人迅速移植到新加坡。<sup>2</sup>在王賡武所說的“西方南洋”的概念下，新加坡一地的確從一開始就充滿多元與雜糅性。雖然自 19 世紀末以降，大量華人湧入馬來亞之際，亦同時攜入各種傳統文化與生活方式，戲曲亦是其中之一。然而，戲曲在當時，是夾雜在新興現代化娛樂類型如電影、馬戲、西人雜技及其他多樣式娛樂類型當中。令人好奇的是，在這樣多語雜糅、有別於原鄉生活形態的馬來亞，戲曲的演出空間與形式是否有所改變？涉及哪些地方來的演員、他們的南洋的演出演出效應如何？民間華人社會的反應又是怎樣？

因此，本文嘗試從現存的馬來亞時期報刊《新國民日報》中初步匯集 1920 至 1930 年代馬來亞的戲劇演出、演出場所的種類、戲曲所扮演的社會功能以及及戲劇在當時得到的民間反應。選擇報刊做為近代馬來亞戲曲的史料勾勒，主要在於報刊具有廣續性高的線性時間，報刊幾乎就是民間日常的局部映現。說是局部，是因為報刊屬於近代產物，伴隨著啟蒙與知識，屬於新事物，往往對舊事物加以一定的批判目光。因此更可以發現《新國民日報》中記載戲曲等娛樂演出與社會對於戲曲的記載與反應都不少，值得我們仔細的加以關注。

### 一、廟宇街戲與迷信批評

南洋戲班，與廟宇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至今在馬來西亞依舊存有地方上年末祭神時邀請戲班演戲的習俗。在 1920 年代前期的《新國民日報》報刊中，可以發現好些關於廟宇街戲的相關報導，涉及的地方包括新加坡、暗邦埠、怡保等城市，也涵蓋了一些小埠，如淡江巴影、吧廉网埠、浮罗冈背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新聞報導中的批判迷信傾向顯而易見。1919 年 11 月 10 日以《迎神怪劇》為題的地方新聞記載了怡保太和園的九皇神誕辰的演劇，提及九皇神誕辰之前，“迷信者流”都願意貢獻酬金以便可以邀請戲班來“演唱梨園”，場面“煞是熱鬧”。同日另一則《何迷信乃爾》寫得較仔細：

淡江巴影一小埠也，風氣閉塞，民智不開，故多迷信。每歲至八九月間，則迎神演劇，耗費至鉅，不以為惜，本月間，又提議在廣福慶為三日夜演劇之說，計費用約二千餘金。思居民稀少，然迷信所致，尚極踴躍臂助，現聞正向各方籌款，不日開演矣。夫際此米珠薪桂，餓殍盈途之秋，猶以鉅款為慶鬼神之用，何迷信至此耶。

<sup>1</sup>黃賢強：〈新馬華人近代史分期芻議〉，《跨越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的新視野》，（新加坡：龍視界，2015 年），頁 74。

<sup>2</sup>王賡武：〈1785-1842 年的華人〉，《南洋華人簡史》，（臺北：水牛出版社，2002 年），頁 97-98。

淡江巴影這地方上的居民不多，但每年八九月間都會籌備迎神演劇，十一月又倡議連續三日夜演劇，花費二千餘金在當時算是一筆相當高的鉅款。對於經濟不寬南洋華人來說，反應卻十分踴躍，引起寫文者的批判。1919 年 12 月 11 日，亦有一則《廟宇演戲》提及新加坡“某廟”“聞該廟連日演劇”，提出類似的批評，即“當此民智日開頹風日削之時，尚以有用之金錢，作無謂之事業，是亦可悲矣。”1920 年 02 月 16 日，一則題為《何故迷信至此》在抨擊一社僑沿習舊之陋習即進行敬天宮會，“由迷信者出向各鋪戶集捐”，然後備辦酒菜招眾歡飲又邀請戲班演出，以助慶鬧，寫文者即直接抨擊“噫，今日生計困難若此，豈可將有用金錢虛擲於無益之事哉，是亦迷信之常破除者也。”又另，1919 年 11 月 11 日《野蠻之怪現象》一文中提及：“吧廉網埠，觀音廟重修完工，經於本年舊歷九月初十日建醮七天，演劇一個月，應耗費不下二三萬盾，皆由全埠勒募而集。嗟嗟，國事岌岌，輩居心何如耶。”此則新聞是印尼地區的記錄，看來南洋地區的情況也是一樣的。

△迷信何多  
(闢無生稿)本坡某廟。爲某屬迷信家之佑福地。十年前香火盛時。每逢陰歷十月十五日。必咸詣廟籤求衆木偶出遊。一般迷信家如蟻附羶。不惜犧牲金錢。惟求醜態。畢露。迨民國成立後。此風似乎稍靜。不意近於一二年來。忽又大吹特吹。以邀木偶之護福。乃夏歷本月十五日已籤定念三日爲木偶出遊之期。一般善男信。聞之。歡天喜地不已。并聞該廟連日演劇。餘檯云。噫。當此民智日開頹風日削之時。尚以有用之金錢。作無謂之事業。是亦可悲矣。

大多這些新聞題目多十分聳人耳目，如 1919 年 11 月 05 日涉及暗邦埠的《迷信之怪劇》、1919 年 11 月 11 日涉及吧廉網埠觀音廟演劇的《野蠻之怪現象》以及 1920 年 01 月 27 日關於潮屬某社團祭拜演劇的《戲果何益》等。但應該指出的是，這些新聞都劍指迷信，而非戲曲演出本身。而在 1919 年 11 月 14 日有一則《批評神誕演劇》則記錄了很具有生活氣息的小故事：“浮羅岡背某號某甲，年逾耳順，素性頑固，好積銅臭，每對於公益事不拔一毫，唯最迷信神權，苟遇神誕演劇，或修築廟宇，則百金不惜。”仿若眾生世相。

除了在廟宇前搭檯演出，也有些戲曲演出是屬街戲。在《新國民日報》當中，這些與街戲報導相關的地方小新聞皆充滿了歷史之再現的生活氣息，可以讓我們身歷其境一般的回到了近代馬來亞的市民日常生活當中。這些地方小新聞充滿了戲謔口吻與小道造謠 (gossip) 性質。例如 1920 年 03 月 01 日有一則《演街戲演出新聞》中不點明是哪一條街道在連日演出街戲，“觀者人山人海，極形熱鬧，唯該街鄰居婦女，均自搭一棚，坐而觀之，庶免男女混雜故也”，觀眾自是極多，也準備連日觀劇，才有搭棚這樣的舉動。接著，寫新聞者便敘述了街戲演出發生的三件事，一是一位小童因為沈迷于觀劇而失足跌倒；

二是當場販賣“販雪水，以博微利”的閩南人，因為一位“結寧人”即印度裔，連飲數杯冰水解渴卻不願意付費，閩南人大罵這位霸王客，卻慘遭結寧人飽以老拳，導致周圍的小販們紛紛加入打架，趨前合毆之；三則問某婦遺失了七歲愛女。當她尋回女兒之際卻發現在女兒手上的一雙金鐲已為人所掠奪了。從這三折小故事，我們可以發現街戲的熱鬧氛圍以及當時的社會人情狀況。

1920年06月28日有一則《看街戲的不良份子》的報導：

昨午余行經直樂亞益士得力見路人往來不絕。余隨路人之後亦往一觀。見該街人山人海，近而視之，人叢中有戲棚在焉。適演潮班。又見某號之二樓，四枝龍旗高翔空中。有一幅紅布，大書特書金府太爺。始知神誕而有此鬧熱也。稍久忽聞人叫（馬打）之聲，振動於耳。余初以為打架，或搶劫而已。及事已過，余問觀者，始知緣有一婦人，哺其子，忽有一無賴施其非禮行為，做出不良舉動。至路人怒而毆之云云。

這則新聞列出了街道名稱，即直樂亞益士得力見路，並描繪了街戲當時的景觀與佈置。這場街戲是屬於金府大爺神誕慶典。在某商店的二樓，有懸掛四枝龍旗，並掛上一幅寫這金府大爺神明的紅布，場面也極為熱鬧。突然寫新聞者聽到叫喚警察的急迫聲，原來是一位婦女在一邊觀劇一邊哺乳時遭到無賴的非禮而叫喚警察（馬打為馬來亞警察的稱呼），因此引來路人的毆打。也有一則《誰叫爾看街戲》中，提及某街連日開演街戲，有一位在芋莢塘某屋居住，以畜牧為業的廣東人因往某廟看街戲，忘記關門而被鼠輩行竊衣物銀幣值七十余元。<sup>3</sup>

此外，對於街戲的記載也包涵了道德化的批評視角。街戲的演出皆是為了酬神。1920年的一則地方新聞針對於舊歷初八日酬神而演唱街戲的潮屬社團提出批評，認為若是為了酬神，理應在神廟開演，而非演唱街戲。《野蠻之怪現象》一文中提及吧廉網埠觀音廟重修完工，因而建醮七天，演劇一個月。首夜演劇時，看見高坐戲臺之上某團體總理與坐辦，“眉目爽挑，百般風流畢現”，文章頓時提出：“嗚呼，社會中人物如是，風化可見一斑矣。”<sup>4</sup>另一則題為《誰叫你看淫戲》的社會新聞敘述更為詳盡：

拜六晚六句鐘許，余至柴仔寮附近，忽見火光燐燐，路人紛紛，余亦隨其前進。見巷中演唱潮班。兩傍構搭觀劇臺二所，一般老少婦女，皆上坐觀劇。時值婦女如雲，臺不能容，故不得坐而立於臺傍之下者亦甚夥。其時臺上婦女，亦有改衣哺子者，醜態百出，適逢劇臺上一生一旦，方做淫劇，以冀旺臺，而觀劇臺上婦女，正在入神之際，皆力出仰望，詎意觀劇臺架構不固。以致折下，婦女孩童，一並墜落，小孩被壓其中，哀苦不已。大者亦有身受微傷，而含羞叫苦，大被觀者恥笑。令人可笑可傷。噫。劇者實我引導風俗，而能誘人趨於善惡。其演淫劇，已不堪

<sup>3</sup> 《新國民日報》，1920年03月24日。

<sup>4</sup> 《新國民日報》，1919年11月11日。



矣。而觀者反怡然註視，致生出墜臺受傷被人調虐之事。其亦自取其禍也。望後此該班宜知改良。而觀者尤須知所選奪，方免貽譏外人也。<sup>5</sup>

這好幾則戲曲演出多為潮劇，各地居民皆對戲曲演出的反應極為熱烈，人群踴躍，可見戲曲演出在當時馬來亞的華人來說，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影響很大。寫文章的人提出臺上觀劇的婦女，有哺子者，而恰是劇臺上一生一旦正做“淫劇”，互襯之下頗為不雅。實際上觀劇臺架構不固所導致的崩塌，是與不雅淫態不相干。不過社會新聞要求的是“事件”，而撰文者則欲提出道德批評，並提出改良戲曲的總結。1920 年與 1922 年皆有撰文呼籲禁演淫戲的文章，一則寫新加坡永樂戲院開演淫劇《崔子弑齊君》，雖曾投稿勸該班主人，即“對於此種誨淫劇本，切勿提出演唱，以為社會人心之大患”，乃曾幾何，該班前數晚又演《《崔子弑齊君》》一劇。<sup>6</sup>另一則《禁演淫戲的感想》一文提出“演戲和人群關係是很重大”，“對於不懂文字的人，差不多就居半數，所以演劇家不可不研究演劇的種種要道”。<sup>7</sup>

## 二、籌款演劇

從近代南洋、馬來亞至今天的馬來西亞華人群體結構中，最為看重的、最在乎在便是教育。南洋華人最為熟悉的一句家鄉話便是：“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這句話幾乎成了多少代的華人群體堅信不疑的話。20 年代至 30 年代的馬來亞戲曲幾乎是從另外的一個側面映現了教育在馬來亞的重要性的一個佐證。在《新國民日報》中，最常見與戲劇演出有關的便是馬來亞各地學校靠演劇籌款的各種報導、芳名錄與鳴謝廣告。

1920 年 11 月在《新國民日報》分別在 4、5、11 日的報紙刊載了同樣的戲曲演出的鳴謝啟事。鳴謝啟事是由六條石中華學校所刊載的。這所中華學校創辦于民國六年，後因經費不敷，以致在 1919 年年末幾必須面對停辦的危機。<sup>8</sup>因此，六條石中華學校因此聘請順太平班前來蒙羅膠什昔加末埠來演出籌款。這樣的新聞幾乎從《新國民日報》創刊至 1930 年代，皆是十分的繁多，涉及的學校不計其數。其中，涵蓋了馬來亞各地的中文學校，如坡德申中華學校、芙蓉坤華女學校、霹靂怡保公立振華學校、僑英學校、育英學校、南強義學校、廣福學校、培民學校、禮佛大學華僑中學等。

這樣的演劇籌款一般上演出一日到三日不等，都商借戲院演出，如芙蓉坤華女學校籌款演出的地點便是于芙蓉新戲院演劇一宵。往往其所籌得之款項，除車稅膳費外，都完全撥充各學校的經費。1920 年 05 月 12 日《教育總會演劇籌款之售票聲》一文中便記載了賣票的方式，為“由各校學董校長擔任分售於學生之家庭，勸售於各學生之家庭及親友，聞不及數日，已售出數千元”，有

<sup>5</sup> 《新國民日報》，1920 年 05 月 03 日。

<sup>6</sup> 〈又演淫戲〉，《新國民日報》，1920 年 07 月 19 日日。

<sup>7</sup> 《新國民日報》，1922 年 04 月 22 日。

<sup>8</sup> 〈六條石中華學校演劇籌捐鳴謝紀事〉，《新國民日報》，1920 年 11 月 05 日。

者可以演出兩晚，一共可收得萬餘元<sup>9</sup>，可見反應不俗。籌款的地點也往往包含了周圍附近的小埠居民，如 1920 年 03 月 09 日的〈霹靂怡保公立振華學校演劇籌款征信錄〉中涉及甲板埠、波賴埠、金寶埠、安順埠的熱心人士響應捐款。除了售票的收入之外，同時亦會向各商鋪要求報效各種現場用品，如 1920 年 5 月 17 與 18 日連續刊出〈熱心報效之一班〉一文，提及“文文號郭贊基先生報效全場結彩點綴品。合記陳錦全先生報效全場生花三天。廣福成寶號報效間位土布，馬玉山寶號報效糖果”，同時也有女招待員協助賣花，以增加籌款數額。

當然要指出的是，演劇籌款其中包括了話劇的演出，而非僅僅是戲曲。而且隨著年代的遞進，白話話劇參與演劇籌款的次數遠遠超越了戲曲，這當然是由於五四運動的大影響、大風氣所致。例如 1920 年 5 月，南洋英屬華僑教育總會演劇籌款，便是由養正學生校友會義務演劇員梅天笑、徐可笑、隱陵、如石、王維德、郭日熙、樊遠聞、謝寄萍、余文振、周永基等 20 多位在大馬路同樂會演出白話劇本《好兒女》與《養不教》兩部白話話劇。廣福學校與培民學校演劇籌款宣言在 1924 年 5 月 26 與 27 日兩晚，在牛車水梨春園演劇籌款，也是邀請白話劇團國風幻境白話劇社表演演出，劇目為〈錢與罪〉。這樣的白話劇團發展迅速，且越來繁多。本文則僅集中于演劇籌款的戲曲戲班的部分。

曾經在 1920-1930 年代在馬來亞參與籌款助學的戲班包括了三民樂全女班、廣福居劇團、慶維新班、慶昇平劇、潮劇玉樓春班、永壽年班、瓊漢年班等。有些參與演劇籌款的戲班是由中國各地聘請而來的，如從粵南聘請而來的三民樂全女班，也有馬來亞地區各地人士自己組織的戲班，如廣福居劇團、慶維新班。

這些戲班當中，最早頻頻出現在《新國民日報》的是廣福居劇團。廣福居劇團不算傳統戲班，而是非職業粵劇社團。廣福居劇團成立於 1908 年，在當時的檳榔嶼註冊。這個劇團演出的第一個粵劇是〈周瑜歸天〉。他們對於籌款助學一直不遺餘力，早在 1920 年 5 月 25 至 29 日，在新加坡葛前大鐘樓下域多利戲院晚上七點開演新劇，連演五晚。<sup>10</sup>此次是為禮佛大學華僑中學演劇籌款。呼籲公眾買票前往觀劇的廣告一連進行了多日，並註明售券處在花園角中華俱樂部。這五晚演出的戲曲劇目為：

五月廿五：〈西蓬擊掌〉、〈平貴別窯〉

五月廿六：〈蘇武牧羊〉、〈劉錫放子〉

五月廿七：〈王允獻貂蟬〉、〈鳳儀亭訴苦〉

五月廿八：〈善惡自報〉、〈魂游地府〉

五月廿九：〈舉獅觀圖〉、〈薛蛟叔〉、〈琵琶抱恨〉

<sup>9</sup> 〈原來如此〉，《新國民日報》，1920 年 1 月 20 日。

<sup>10</sup> 〈演劇籌款助學〉，《新國民日報》，1920 年 4 月 21 日；〈大鐘樓下看戲〉，《新國民日報》，1920 年 5 月 24 日；〈廣福居劇團演劇籌助禮佛大學及華僑中學宣言〉《新國民日報》，1920 年 05 月 22、24、25、26、27、28、29 日。

《新國民日報》連續多日刊出當晚排演人名。如第一晚的演出劇目〈西蓬擊掌〉中，擔演薛平貴角色的演員，頭場是葉興隆，二場是鍾玉德、三場是李金發。扮演王寶釧的演員，頭場是陸素立女士、二場為黃秀珊女士。其餘的演員包括了楊思明、梅錦棠、梅明瑞、李閏六、陸秋泰、劉生餘、張榮鑒、李松林、張晃賢。<sup>11</sup>另一出戲目〈平貴別窯〉，參與演出的還包括了江光秀、梅明發、謝天來、陳金福、伍桑發、李漢文、伍國榮、蔡三莫、鍾展能、伍養三、陸亦觀、何銳榮、陳天基等。這樣的演出名單幾乎每晚演出前必刊登。第三晚演出的排演人名如下〈王允獻貂蟬〉〈鳳儀亭訴苦〉二劇中王允的扮演者為陳金福、貂蟬的扮演者為陸素立女士與二場次的扮演者為黃秀珊女士，月蟬的扮演者為張晃賢、呂布的扮演者為李金發、董卓的扮演者為梅明瑞、漢獻帝的扮演者為葉龍興，其他演員包括劉生餘、伍桑發、梅錦棠、李松林、楊思明、梅明發、鍾玉德、謝天來、何銳榮、陳天基與伍養三。<sup>12</sup>第四晚〈善惡有報〉〈魂遊地府〉的主要排演演員則是頭場是陸秋泰、尾場為蔡二莫，陸素立女士、葉隆興等。其餘的扮演者包括了扮演和尚仔的伍桑發、謝天來、鍾玉德與蔡三莫，扮演奶奶的張榮鑒、扮演丫鬟的李漢文以及扮演殺手的伍桑發等<sup>13</sup>。最後一晚〈舉獅觀圖〉〈雙龍山會叔〉與〈琵琶抱恨〉的排演名單則是〈舉獅觀圖〉〈雙龍山會叔〉中扮演徐策的是陸秋泰、扮演中軍的是鍾展能，扮演徐金斗的是李金發、扮演書童的是梅錦棠、扮演薛葵的是伍桑發、扮演薛剛的是謝天來、扮演紀鸞英的是胡觀臣。尚有擔任兵士的有伍養三、陸亦觀、何銳榮與陳天基。此外，〈琵琶抱恨〉一折中扮演杜凌仙則是黃秀珊女士、扮演蘇大娘的是李松林、扮演娘身份的是張晃賢、白居易扮演者為陳金福。此外，參與演出的還有擔任畫牌的鍾展能、船家的蔡莫、旗牌的江光秀、崔子良、葉隆興等。<sup>14</sup>

<sup>11</sup> 〈廣福居劇團今晚排演人名〉，《新國民日報》，1920 年 05 月 25 日。

<sup>12</sup> 〈廣福居劇團今晚排演人名〉，《新國民日報》，1920 年 05 月 27 日。

<sup>13</sup> 〈廣福居劇團今晚排演人名〉，《新國民日報》，1920 年 05 月 28 日。

<sup>14</sup> 〈廣福居劇團今晚排演人名〉，《新國民日報》，1920 年 05 月 29 日。

蓋聞天覆地載賴日月以增光洪海巨川資舟楫為利濟富春苗粟賴培植而青華英俊少年亟提撕而教育現際科學昌明時代藉教育為進步必要之圖而無米難炊明籌費為教育之本故檳城廣福居諸公慨念乎此特為演劇籌款之舉今敬開承委協助籌辦爰於陽歷五月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在域多利戲院即大鐘樓連演五晚仰承 廣福居名媛淑媛不惜粉墨登場雅士騷人願以現身說法重以蓮輿大駕不憚煩勞遠道舟車不計資斧足徵興學之熱誠敬聞亟應贊襄共成美舉尤幸坡中人士早登大雅之堂鉅子富貴厚播仁風之澤斯則眾擎易舉集腋成裘慷慨解囊多購券是又幸聞馨香同祝掃徑以俟焉矣

**廣福居劇團演劇籌助禮佛大學及華僑中學宣言**

五月廿五號演 西達擊掌 平貫別審

廿六號演 森武牧羊 劉錫放

廿七號演 王允獻貂蟬 鳳儀亭訪苦

廿八號演 善惡有報 魂遊地府

廿九號演 學獅觀劇 毘琶抱恨

售券處在花園角中華俱樂部

民國九年五月廿二日

星洲協助團庶務員 邱繼顯 程燕南 啓

廣福居劇團連晚所演的皆是舊劇本，然能借題發揮，破除陋習。<sup>15</sup>其中，〈善惡有報〉與〈魂遊地府〉的演出被形容為“更加怪誕離奇，無非促人善悟，勿墜迷信，是色是空，是真是幻”，依舊呈現出批評舊傳統觀念的寫作意識。而這樣的思想風潮，劇團中人也做出了很好的迎對姿態，表現出做為新一代戲人的面貌。廣福居劇團成員聯袂到華僑女學校參觀，表達了他們對教育發展的關懷與愛護之心意。在名為〈熱心助學〉的新聞報導中，這樣敘述：

這些劇團成員“聯袂到華僑女學校參觀，初由該校總理校長暨職員等，引至各教室品評學生成績，大為讚賞，旋至禮堂，見學生操演舞蹈及各種遊技，更鼓掌如雷。及茶會時，陸君秋演說，大致謂興學為強國之基，而女學尤為重要云云，隨即捐五百大元，為該校經費，黃秀珊女士捐一千元，而葉興隆君，及林寧卓君夫人陳氏，亦相繼各捐助五百元，聞共捐有二千五百元暈。後由該校總理麥仲堯君答謝散會。噫，該劇團此次抵叻，不遺餘力，演劇助學，又復解囊捐助該校，可謂熱心之至矣。<sup>16</sup>

廣福居劇團成員到學校參觀，由學校最高領導層麥仲堯等接待，并被安排參觀學生們的成績與表現，觀賞學生們的操演、舞蹈以及各種游技。茶會中，劇團成員陸君秋受邀致辭。陸君秋隨即捐出五百元、劇團中重要的支柱黃秀珊、葉興隆等也樂捐五百元，出力之餘由復出錢。這裡可以看見教育與戲曲在南洋的關聯性與意義。戲曲工作人協助華文教育的存活與發展，而教育工作者對於戲

<sup>15</sup> 〈廣福居劇團今晚排演人名〉，《新國民日報》，1920年05月28日。

<sup>16</sup> 〈熱心助學〉，《新國民日報》，1920年06月09日。



劇人則致以敬重的謝意。華僑女校的教育工作者在 1920 年 06 月 1 日與 8 日就分別看出恭請廣福居集益團諸君在本校茶會敘謝的報章告示，也在 6 月 8 日與 12 日分別刊登了《鳴謝》廣告，列出贈送橫幅與花籃報效的名單。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花籃是由旦角黃秀珊所拈出，進行拍賣以達至籌款的目的。

廣福居劇團在結束為華僑女學校籌款不久，即在 1920 年 6 月 9 日前往馬六甲，展開另外一場為馬六甲學校演劇籌款的義演。他們抵達馬六甲時，借住在馬六甲華僑俱樂部成員陳濟賢的住宅，旋即展開三天日夜開演的工作。根據報導，第一頁所演出的依舊是〈西蓬擊掌〉<sup>17</sup>，可見此劇目為廣福居劇團的拿手好戲。除了廣福居劇團，演出戲曲以籌款還有慶昇平劇、永壽年班、瓊漢年班等。

1922 年 2 月 9 日的《新國民日報》，南洋工商補習學校演劇籌款，演出聊齋故事〈仇大娘〉，共分六大幕，繼演笑劇二出〈醋錯〉、〈元日趣〉。并由慶昇平劇員十三旦在同月的 7 日與 8 日助演〈黛玉葬花〉與〈寶蟾送酒〉兩折戲。1925 年 2 月 20 日與 22 日兩晚，分別由永壽年班與瓊漢年班班主報效演劇，協助育英學校演劇籌款。第一晚是永壽年班在小坡大馬路永樂園，第二晚是瓊漢年班在二馬路梨園。當天報紙并刊登了演出訊息以及捐款芳名錄。<sup>18</sup>

演劇籌款除了協助學校，也捐助了很多醫院。例如我們所能在報刊中讀到的早在 1919 年 10 月，薛保瑞、百日紅、豬尾祥、瑤仙女等多位戲曲演員在太平戲院為太平留醫院演劇籌款，“演戲一本是晚收入戲資共 1177 元”<sup>19</sup>，留醫院因此而刊登了兩日的鳴謝告示〈鳴謝名優〉于報刊上，將演戲購買戲票以及場內飲汽水樂助芳名錄列以供眾覽並為鳴謝。<sup>20</sup>當時看一場電影的價格為，普通券一張三角<sup>21</sup>，而演劇籌款的樂捐票價則分為五元，三元、二元以及一元。1922 年 4 月 11 日，也有報導豐盛港牙羅宏博濟留醫院因經費困難在太平戲院演劇籌款。只是由於這些報導很多並沒有列出演出的劇團以及劇目，相對難以勘察與研究戲曲與戲班活動。也有好多的演劇籌款涉及的是由當地的白話劇社以及學生加以演出，戲曲與白話劇團的互相增遞與張力，將另文撰寫。

### 三、海天、歡樂園、新世界

葉凱蒂（Catherine V.Yeh）在〈環球樂園導覽：上海遊戲場小報和近代中國城市娛樂文化的創發〉<sup>22</sup>一文中上海娛樂場的興建及其背後的“世界即娛樂”的概念形構與展現。1916 年 12 月，上海首座遊戲場“新世界”（The New

<sup>17</sup> 〈廣福居赴馬六甲埠演劇籌款助學〉，《新國民日報》，1920 年 6 月 11、12、14 日皆有報導。

<sup>18</sup> 〈育英學校演劇籌款宣言書〉，《新國民日報》，1925 年 02 月 10 日。

<sup>19</sup> 〈鳴謝名優〉，1919 年 10 月 29 日、30 日。

<sup>20</sup> 〈鳴謝名優〉，1919 年 10 月 29 日、30 日。

<sup>21</sup> 〈某戲院之無理取鬧〉，1920 年 02 月 28 日。

<sup>22</sup> 葉凱蒂：〈環球樂園導覽：上海遊戲場小報和近代中國城市娛樂文化的創發〉，連玲玲主編：《萬象小報：近代中國城市的文化、社會與政治》（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13 年），頁 34 頁。

World) 落成, 不久, “大世界” (The Great World)、“勸業場” (The Bazaar)、“先施樂園” (The Eden) 紛紛陸續開張。葉文提及, “它的場所分別演出不同劇種(京戲、新劇)、中西特技與‘影戲’(即默片)”<sup>23</sup>, 也有的涵蓋說書場常有的評彈、大鼓戲、相聲好口技。若是設在城市內的百貨公司的還會有中西餐飲、茶館和冰淇淋屋。值得注意的是, 近代馬來亞在那個時間段中也出現了好一些的遊戲場。近代馬來亞, 尤其是當時的新加坡, 社會與生活方式, 無疑就類如上海、香港等為“五方雜處”的社會, 既有英殖民者、有巫來由等土著、有中國各南方流離顛沛而來的華人群體、有涵化的不諳華語的華人、有外國人, 這樣的雜糅性與多元性的社會結構當中, 看起來“高人一等”的西方的某些生活方式自然會對華人社會產生影響。<sup>24</sup> 或者, 就是有心人直接從上海借鑒、影響而來, 覺得是一種值得效仿的生意經。

1920 年, 海天遊藝會的出現已經具備遊藝場的名稱。然而從規模來看, 1924 年出現的“歡樂園”與“新世界”最靠近葉文中所提及的遊戲場。在《新國民日報》中, 海天遊藝會的名字是和演劇籌款分不開。從 1920 年 5 月 7 日至 1920 年 6 月, 報刊上頻頻出現海天遊藝會以及海天俱樂部劇團的消息、廣告以及鳴謝告示。但報刊涉及海天遊藝會的具體細節不太多, 尚需更多的了解。報刊中所提及的海天遊藝會演劇員十分多, 有 30 多人。根據所臚列出來的演劇員, 就包括了邱雁賓、吳勝鵬、鍾澤泉、陳瑞南、方誦清、梅國良、黃耀泉、蔣玉波、李錦口、梁星如、石靄雲、李亮琪、李朗天、吳桑才、何福、湯官秀、陸寅傑、何澤雲、莫潤棠、岑照臨、李玉階、黃晉藩、朱奇軒、黃璧持、吳康泰、盧文錫、劉岳箴、鍾慶雲、葉佛康、陳玉山等。成立之後, 海天俱樂部劇團就從廣東運來了很多的佈景和器材。1920 年 5 月 12 日, 《新國民日報》看出海天遊藝會的開幕告示。1920 年 5 月 21 日, 海天遊藝會正式在牛車水梨春園開幕, 並且為廣惠肇留醫院演劇三日籌款, 演出的劇目包括了〈慈航影〉、〈自作孽〉以及〈妙循環〉三部白話劇, 籌款收入達十萬元之多。雖然《新國民日報》當中尚沒有找到海天遊藝會演出戲曲的記錄, 然後據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二戰史料展廳裏可以找到海天遊藝會演出的粵劇《呂布與貂蟬》。若抗戰時期尚有演出戲曲, 那麼更早遠的 1920 至 30 年代, 理應也會有戲曲演出。

<sup>23</sup> 葉凱蒂:〈環球樂園導覽:上海遊戲場小報和近代中國城市娛樂文化的創發〉,頁 35。

<sup>24</sup> 參照蘇生文、趙爽:〈西方物質文明與晚晴民初的中國社會〉,《西風東漸:衣食住行的近代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10-12。



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二战史料展厅里  
海天遊藝會演出的粵劇《呂布與貂蟬》李利群圖

標榜自家是“星洲唯一完備之遊樂場”的“歡樂園”（The Happy Valley）位於丹絨百加（Tanjung Pagar）路尾<sup>25</sup>，而“新世界”（Pasar Malam Park（at the New World's Ground）jalan besar, Kampong Kapor），這兩個遊樂場雖然帶有“山谷”（Valley）與“公園”（Park）這樣帶有宏大意涵的名稱，讓我們可以聯想起上海張園或豫園等清末的娛樂場所，然而實際上都名不副實。“新世界”的取名倒是的確可以溯源到前述上海首座遊樂場“新世界”（The New World）的脈絡。唯是“新世界”的英文名稱卻包涵了馬來文“Pasar Malam”即“夜市集”的意思。<sup>26</sup>因此，極可能馬來亞的遊樂場都是如夜市集一樣的是露天場所，裡頭有著不同的攤位，提供各種娛樂。

“新世界”由巴風馬南公司所設立，裡面集合了多種娛樂形式，如 1924 年 5 月 10 日廣告中宣傳的“法國飛機家”、色加尼戲、電影等等。戲班的存在與戲曲的演出在“新世界”中佔有很穩固的地位，廣告中特別突出的“玉老春班之戲劇”<sup>27</sup>、“特色花旦”<sup>28</sup>、“又有三賽桃源、新賽桃源二臺開演”。玉老春班、三賽桃源與新賽桃源都屬於潮劇。其中，從 1925 年 1 月 21 至 24 日，連續四日都有“新世界”的相同廣告。標題為〈大放煙花名班戲劇〉便強調遊藝場中有著：“潮州第一班、馬來由舞、福州名舞、電畫影戲與新式跳舞。”入場券每位僅收銀二角。相同的廣告在同年 2 月 4 日至 7 日再一次刊登，以招徠觀眾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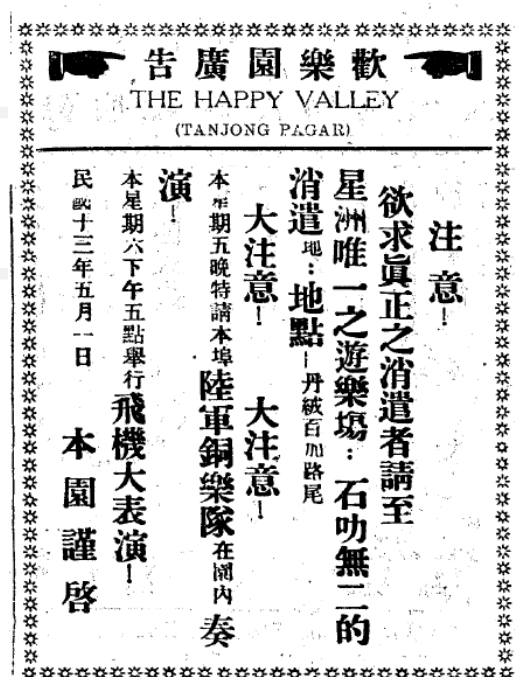
<sup>25</sup> 〈歡樂園廣告〉，1925 年 01 月 7-10、12-15、17、19、20 日。

<sup>26</sup> 〈新世界〉，《新國民日報》，1924 年 05 月 22、24、26-31 日。

<sup>27</sup> 〈新世界〉，《新國民日報》，1924 年 05 月 8-10 日。

<sup>28</sup> 〈新世界〉，《新國民日報》，1924 年 05 月 10、16 日。

相較之下，“歡樂園”規模最大，娛樂類種最為多元、西化以及現代化。1924年4月3至7日的〈歡樂園廣告〉中做出了多種演出的宣傳：“檀香山首樂旅行團之歌舞、皇族游樂部之遊戲、玉樓春班之演劇、馬來家土人之滑稽跳舞。其餘遊樂之事物甚多不能盡錄。”。同年3月，報刊看出一則〈歡樂園有大力士表演〉的廣告，說明由歐洲聘大著名力士數人，準每晚表演絕技。<sup>29</sup>同年6月亦從潮州聘請中國力士技藝團來演出絕技大表演。1924年5月2日的廣告宣傳中則強調了陸軍銅樂隊與飛機大表演的項目。歡樂園聲明，“不惜重資，添聘種種游藝，使遊人飽增眼福也”<sup>30</sup>，而大放煙花。歡樂園在1925年也大力進行宣傳，廣告上強調“即晚之消遣有四種：印度配景歌劇、幻術大表演、潮劇正第一班、馬來配景新劇”<sup>31</sup>，並聲明入場券一角。入場券會在煙花節目時調為二角。



1924年05月27日的〈歡樂園聘到著名歌舞團〉提到：

今晚起每晚分兩次獻技，歡樂園自開幕以來，搜羅各種游藝，不遺餘力，茲聞近又自歐洲聘到著名之塞爾維亞歌舞團，準於今晚起，在該園之賽術場內獻技。該團男女團員共14人，均色藝雙絕，有美國口國俄國及西班牙雅國式之歌舞，並有武藝，為叻人士所未見。該園對於座位，佈置得頗為舒適，入場券資從廉云。

塞爾維亞歌舞團之外，歡樂園在同年5月固定每晚演出有五項，即粵劇飛鴻影男女班、潮劇玉樓春童子班、土人歌舞團、（幻術）印度大法家、（遊戲）皇

<sup>29</sup> 〈歡樂園有大力士表演〉，《新國民日報》，1924年03月26日。

<sup>30</sup> 〈歡樂園今晚之表演〉，《新國民日報》，1925年2月7日。

<sup>31</sup> 〈歡樂園廣告〉，《新國民日報》，1月7-10、12-15、17、19、20日



族遊樂都。<sup>32</sup>當中，可以發現潮劇玉樓春班是固定的演出項目。此外，在 1924 年 5 月 3 日的廣告中特別宣傳兩個戲班：廣東戲漢群英班與潮劇三賽桃班。廣告中寫道：“廣東戲漢群英班（男女班），所演劇本，頗受觀者讚許，今夕該班演《木蘭從軍》，為女伶金絲貓首本云”。

歡樂園中最大型的表演落于 1925 年的春節，不惜重本從北京與天津聘請四十位之多的競秀班京劇戲班前來表演。題為〈歡樂園春節之大表演〉廣告中如此記載：

新由京津聘請有艷旦四十位拍演競秀班京劇、潮劇正第一班、馬戲、活動木人戲、泰西諧樂、馬來歌劇、印度幻術、大戲飛機、新奇電影戲、即晚奏演警察銅樂（由警察廳長做允），一共十項節目。大門入場只收二角。年初二三下午五至六時燃放煙花。各場二等以下座位免費。初四到初七。<sup>33</sup>

這樣的遊藝場仿佛是中西，或者說，的確是“世界”的展現。而戲曲在當中正扮演了其中一個重要的角色，在多樣的演出當中，成為馬來亞華人日常的雜糅性質的展現——中國、西方、馬來、印度、殖民地。正如葉凱蒂所說：“只消兩枚銅元的花費，《先施樂園報》的讀者就得以進入各樣刺激的世界，且有機會超越狹窄的生活圈”——甚至毋須離開家門。”在隔離了整個南中國海以北的家鄉、艱難的在新陌生地展開生活，身邊夾雜著家鄉話、普通話、英文、馬來語、印度語等的眾聲喧嘩，當時在馬來亞的華人花上一角、或五角，在那個實際上並不寬敞的、相對簡陋的南洋瓦舍，走入了毫無違和的、毫無對立的娛樂世界。

#### 四、餘緒

從具體的報刊日常著手，摸索 1920 至 1930 的馬來亞戲曲留下來的印跡，以上的廟宇演劇的批判、街戲、演劇籌款、遊藝場的出現這幾個顯而易見的面向很容易的讓我們想起中國思潮影響——幾乎與近代中國的戲曲變化與狀況沒太大的不同。李孝悌在《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中曾經提及 1906 年在北京的義順和班、鮮魚口的天樂園戲園等等，都以義務戲的演出來籌募國民捐、賑濟災民和捐款助學。<sup>34</sup>到了 1920 至 1930 年代的馬來亞華人群體當中，幾乎是小規模的重複。簡單的說，戲曲在馬來亞的表演方式很多時候依然是以廟宇街戲為主，依然承擔著家鄉記憶、酬神娛人等民間性功能。在多語雜糅、有別於原鄉生活形態的馬來亞，戲曲的演出空間與形式卻令人驚訝的仿佛與中國同步調，從演劇籌款與遊藝場的空間設置與想象也類似，民間華人社會對於戲曲演出的喜愛與擁抱，還是一樣的熱烈。

<sup>32</sup> 〈歡樂園廣告〉，《新國民日報》，1924 年 5 月 13、14、30 日。

<sup>33</sup> 〈歡樂園春節之大表演〉，《新國民日報》，1925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10 日。

<sup>34</sup>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193。

**參考文獻：**

1920-1930《新國民日報》。

黃賢強：〈新馬華人近代史分期芻議〉，《跨越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的新視野》，新加坡：龍視界，2015 年。

連玲玲主編：《萬象小報：近代中國城市的文化、社會與政治》，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13 年。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蘇生文、趙爽，《西風東漸：衣食住行的近代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王賡武：〈1785-1842 年的華人〉，《南洋華人簡史》，臺北：水牛出版社，2002 年。

研討會  
發表用